

浅谈京剧《霸王别姬》的艺术特色

焦丽君

山东艺术学院 山东济南 250014

摘要:梅兰芳先生创立的“梅派”艺术体系,是京剧旦行中影响极其深远的流派。梅兰芳先生被称为“四大名旦”之首,其所创立的“梅派”亦被称为“四大流派”之首。本论文以“梅派”的代表作《霸王别姬》为例,从剧情、人物性格、唱腔、表演等方面,论述这出戏的艺术特色。

关键词:“梅派”艺术 中和之美 线形艺术 圆融之道

人们惯于用“雍容华贵”来形容梅派的表演风格,用“珠圆玉润”形容其演唱意境,其实这都不足以展现梅兰芳“梅派”美学特征。因为“梅派”将众多其他艺术门类的精华巧妙地吸取和融合,达到其他流派难以涉及的高度。从某种意义上说,“梅派”艺术的表演风格在以京剧为代表的地方戏中,最接近我国传统美学的至高境界——天人合一。这是因为它大方自然,平易近人,雅俗共赏,平稳之中蕴藏着深厚的功力,简洁之中包含着丰富的感情。

国人善将世界表演理论分为“三大体系”,梅兰芳艺术表演体系位列其一。当代戏剧批评家廖奔指出:“而事实上这里的‘梅兰芳体系概念’已经被偷换成了‘中国戏曲体系’的内涵。这样才能得出它是‘综合性’的特征定性。”^①为什么将梅派推举为世界表演体系并如此深入人心,甚至引发当代迫切盲目的追捧?这说明梅派的表演风格已深深融入一个民族的艺术血脉,其崇高的艺术手法代表了崇高的艺术地位。

戏曲流派的形成,在刘心化的论述中有两条是值得注意的:“……要有不同于别的流派的,自己独特的表演风格;第三,要有带有自己表演艺术的独有的一批剧目,即便是传统戏也要有自己的特点……”^②由此可见,博大精深的梅派风格不会固定的表现在某一出剧目或某段唱腔中,而是渗透到它的所有经典代表作中,通过表演传达出来。而作为“梅八出”之一的《霸王别姬》可以将梅派之美表达得淋漓尽致,至今仍被传唱。无论从唱腔,身段,舞剑,表演都表现了梅派哀而不悲、怒而不伤、从心所欲、天人合一的美学意境。

(一)中和之美,恰到好处

中和之美属于与“崇高”相对应的审美范畴,突出了审美过程中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感性与理性及各种形式美因素的协调统一,给人以愉悦、轻松的审美快感。中和之美是处于优美与壮美两极之间刚柔相济的综合美。其意蕴刚柔兼备,情感力度适中,杂多或对立的审美因素和谐统一,具有含蓄、典雅、静穆等特征。

剧中人物虞姬秉承了中国传统美学追求,端庄贤雅,善解人意,爱憎分明并且富有感情,是坚贞不屈的女子。“天将烈女配英雄,意气相投见始终。”虞姬的死不是走投无路,不是无可奈何,只是一份决绝和淡然,是为了让自己心爱的人少一分拖累,少一份牵挂。就如同当年破釜沉舟一样,保存实力,东山再起。她带着她的牵挂,带着她的希望,她带着对他的爱,就这样诀别了,一个没有大志与胸襟的女子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

《二六·夜深沉》是《霸王别姬》中的精华,复杂的内心情感与优美舞姿完美结合,对表演的要求非常高。舞剑不能快,不能急,要把人物复杂的情感恰当的表现出来。被困垓下,面对

四面楚歌,大势已去,面对霸业即将崩溃的残酷现实,唯有霸王冲出重围,东山再起,柔弱的虞姬不想成为霸王的拖累,只有以死相鉴。舞剑是虞姬对大王做最后的诀别。

“劝君王饮酒听虞歌,解君忧闷舞婆娑。赢秦无道把山河破,英雄四路起干戈。宽心饮酒宝帐坐。”这段运用二六的唱腔,伴随着音乐旋律的推进,虞姬的心情跌宕起伏,万般惆怅,每一句唱词都包含着人物内心复杂的情感:爱、恨、惜别、无奈、淡然。有的是深情,有的是眷恋,有的是不舍,掩盖的是虞姬悲恸欲绝,只身赴死的壮烈心情。舞动的剑姿把虞姬内心万般情感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她的心情是悲切的。所以表演者要表现的不仅仅只是虞姬对霸王的爱与不舍,还要流露出虞姬对霸王突出重围,东山再起的期盼。虞姬在舞剑时的身段是柔美妩媚的,她剑的一收一放都是决绝的,舞出的是虞姬柔中带刚的综合美,这是一种优美、凄美、壮美、完美的艺术境界。

(二)线形艺术,雕塑之美

中国戏曲独特的艺术符号体系的特质就是一种“线”的艺术。“这种‘线的艺术’乃是理性抽象之物”。这种线性艺术规范的感性认识,其实就是一种理性抽象的产物。

中国传统艺术的线性特点深深地融入在京剧中,《霸王别姬》中,虞姬有一段边唱边舞双剑的段落,这一段最能体现舞台上线条千变万化的造型。它的设计既有梅兰芳先生自己的创新,又借鉴了武术中的太极拳和太极剑特点,轻灵柔和,美观大方,重意不重力,同时还要表现出优美潇洒,剑法清楚,形神兼备,内外合一的风格。两把剑就是两条线,这两条线可以相交,可以平行,也可以重合。在表演中,既有静止的亮相时的线条造型,也有动态的运动过程的线条造型。例如,虞姬单手持双剑背在身后,另一手伸出两指,化用太极拳中搂膝拗步,掌心向上从胸前划圈至身后,然后将力道贯于双指,发力向前方点去。这一身段,双指和手臂与在背后的双剑相交,不是用剑而是用虞姬的双指,不是婀娜柔美的身段,而是一个直线运动。这个一点的动作,在双剑的衬托下点得果断干净,点得刚劲挺拔,点得义无反顾,把虞姬为霸王宽心解闷,鼓励霸王拾起雄心重整旗鼓再战沙场的心情和用意表达得非常清晰且极富感染力。其表演让我们感受到只要遵循线性的艺术规范,根据剧情的发展和人物的身份、性格、情绪合理地使用组合线性的表现程式,就能够达到比较完美的艺术效果。

(三)刚柔并济,圆融之道

圆润之道,指的是刚柔并济、灵活应对,“以圆为尚”是中国传统文化理想中的准则。圆作为中国古典美学的一个重要范畴,是历代文论艺的一个重要标准,作为京剧也不例外,而梅氏在艺术实践的过程中不断追寻着美,要求着圆。

梅兰芳先生演唱艺术的风格可谓是将生活的真与艺术的美达到了高度的统一。梅派不及程派之幽咽冷艳,却自然天成地表达人物内心之忧怨;不及荀派之俏丽活泼,却能生动地刻划人物一颦一笑的悲喜之情;不及尚派刚健挺拔,却自有女性一番风流妩媚。梅派的发声特点,具备了气沉丹田,上下贯

(下转第210页)

不同风格。美国的标志由于所处的空间、民族以及自然环境的差异等方面的不同,在艺术表现方式上通过对传统模式的打破到重组、加工,也形成了不同的民族风格。

三、经典仿生标志设计案例分析

3.1 雀巢咖啡标志

在动物造型类设计中,雀巢是个很好的标志,标志描述的是母鸟给小鸟喂食的画面,这个场景引人联想到人本身。看似不经修饰以及像孩童般的淳朴的线条,描绘出的这个标志简洁、淳朴、令人很有认同感。其公司的理念是在舒适、安稳的环境中生活。标志表达的让人联想到人类自身,像是一位慈祥的母亲和一个等待着妈妈喂食的孩子。这个标志设计的非常有感染力,令人有亲切的认同感,与此同时,这个标志设计时所采用的语言简单明确,与其所服务的企业理念高度相符,很好的达成了它快速传达的效果,使雀巢这个品牌深入人心,它生动又简约的视觉形象很好的起到传达的效果。这个例子很好的说明了具象标志与商业企业的结合是非常协调的,这也反映了动物、植物造型的独特魅力,此类标志使人们对企业的印象更加亲切。人们倾向于选择令自己感到舒适的企业商品,动物、植物造型标志很好的做到了这一点。

3.2 苹果标志

在植物造型标志中,苹果标志的设计是非常著名的。苹果最初的标志设计是很写实的风格,来源于牛顿被苹果砸到后悟出万有引力定律这个故事,标志的内容就是对这个故事的描述。标志的四周用一个带状的图形自上而下围绕着中心图画,上面写着对牛顿赞美的名言。苹果的创始人乔布斯在之后的日子里,感觉到这个标志不易被识别,画面有些复杂,这一点对人们了解他的产品购买它的产品产生了阻碍作用,

(上接第208页)

通的特点,音色甜美,外形美观,附和了梅派人物雍容华贵、端庄娴雅的声音形象。梅兰芳先生嗓音脆、亮、甜、润、宽圆俱备,而最难得的是又甜又亮。基于此,梅兰芳先生结合剧中人物情感和剧目内容的需要创作了大量独具“梅派”特色的唱腔。

《霸王别姬》中南梆子这段《看大王在帐中和衣睡稳》,虞姬午夜小睡醒来,见帐外景色清凉,想到项羽的艰难处境,顿时满心忧愁,于是起身去帐外散心。这时舞台上,虞姬边唱边行,唱到“我这里出帐外”时,虞姬深吸一口气,而后“且散愁情”中的“散”“愁”两个字使用高音,并同时走一个小圆场然后再转身,此时唱腔过渡到“情”字,在“情”字上用了三个连环式的装饰音,然后抓披风亮相的一刹那,唱出“情”字的最后一个装饰音,这时这一句唱腔与身段完整的结束。

在这期间我们可以看到,在唱腔上,每一个字都讲究“枣核形”的字头字腹字尾的分段式咬字,过渡极其自然。“情”字是整个唱段感情抒发的宣泄点,在这个字上使用回环的装饰音来表达虞姬此时的无限忧愁与惆怅,这是一种刚柔相济的综合美。在身段上,转身抓披风亮相的一刹那是整个唱腔身段的核心,而在此之前,虞姬是通过走一个小圆场来进行过渡处理的。这个圆的处理看似随意,可就是这个“随意”给亮相以充分的准备和酝酿。而此时台下的观众也是处于审美最兴奋的前一刻,这同样也是让观众们的审美情绪得到一个间歇的休息与调整,当最精彩的那一刻来临时,演员与观众,剧中人与旁观者同时得到艺术的洗礼,同时感受到艺术美感的冲击。因为演员内在心理与外在情绪的圆融,所以观众看后由

于是他聘请了罗勃简诺夫——当时有名的设计师,为他的苹果设计一个发和他要求的崭新的标识。苹果的标识经过几次演变,最后成为我们现在看到的样子,至于苹果的标志为什么是被咬了一口的,众说纷纭,但是无论如何,它的目的达到了,这个标志不仅制造了话题,而且成功的吸引了消费者们的视线,它奇特的造型非常醒目,简洁而且富有活力,非常符合苹果公司的精神,现在苹果公司的产品一直是各个高科技数码电子产品追逐模仿的典范。

四、结语

美国标志设计的成功充分证实到,标志的设计乃至所有设计需要与自然界融为一体,找到与自然生命物的融合点并达到设计与艺术的完美结合,才能得到大众的理解,并最终与之产生共鸣。美国仿生造型标志设计的风格随着地域、民族文化的不同而不断转变,所选择的图形、文字、色彩这些视觉元素也在不断更新,但巧妙的与地域、民族特征以及企业的文化、背景等方面协调一致是其成功的一点,这类标志由烦琐、具象元素到简洁、抽象的仿生造型形态的变化,带有浓厚的自然韵味,极富趣味性。美国这类仿生造型标志设计用更简洁明确、效果鲜明的视觉元素,使它的象征含义更加深邃突出,能够更加准确传达标志、企业的个性特征。

参考文献:

- [1]崔萌.动植物造型标志设计研究[D].北京:北京交通大学,2011:2.
- [2]赵晓丹.标志设计中符号化的语义传播[D].沈阳:沈阳理工大学,2009:12.
- [3]于凡,殷润园.仿生设计系统分析[J].包装工程,2008(6):22.

衷地生出一种圆满的感觉。从此可以看出,梅派在京剧舞台上的圆是整体化一的,他将内在与外在完美结合,让人体味到京剧梅派艺术圆融的意境。

从《霸王别姬》中,我们能感觉到梅兰芳先生在戏曲表演中较多的融入自己的创新,这种表演形式的转变是在日积月累中慢慢蜕变而成的,滴水能把石穿透,万事功到自然成。确切来讲,梅兰芳先生使《霸王别姬》不仅与传统审美心理相合,也与当代审美变化相合。

在当今审美日益多样化,复杂化的社会,梅派的表演风格代表着中国人传统的中庸之道,恰如其分,无过不及。于丹认为“时下的流行歌曲,生生死死不少见,但是从容不迫很少见。也就是说,今天的情已少了那样一种静听苹果花开,细数桂花声落的细致心境。”^③这也是梅派能够在每一出经典代表作中启发当代人心境的原因,将中和之美与表演完美结合的境界,体现着当代社会对于传统的传承与尊重,启发着人们去追求中国艺术本应源远流长的“中和之美”。

注释:

- ① 廖奔:《廖奔戏剧时评》,河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11月版,第24页。
 - ② 刘心化:《戏迷陶醉录》,同心出版社,2006年1月版,第55页。
 - ③ 于丹:《于丹·游园惊梦》,中华书局出版发行,2007年11月版,第28页。
- 作者简介:焦丽君,梅派传人,女,汉族,山东省博兴县人,山东艺术学院戏曲学院教师。